

帶著我的軀殼，流浪去

瀛苑副刊

03/06 PM11:39 你離開了我。

03/07 AM01:58 我以為該止住的淚卻又掉個沒完；僵硬的手臂，還有因身體顫動而抖下的淚，讓我的心好痛……。究竟是淚讓心好痛，還是心痛讓淚流個不停？

03/07 AM02:25 誰來止住我的淚……我的心好痛好痛，誰來拿走它……。

03/07 AM02:35 眼淚會留下乾的痕跡，新的淚不會取代，只會看著那陌生過客，然後再留下它走過的痕跡。

03/07 AM02:42 眼淚終於止住了。不過我不知道，它是暫歇性的，或者是永恆的止住……你能告訴我嗎？

看著手記上的扭曲暈開字樣，我強撐著腫痛的眼，望向蒼白牆上的鐘，撈過掉落地板的筆，在漂亮的陽光底記下此刻。

03/07 AM07:50 我……醒了。

窗外的天空好亮、好藍。我的眼睛腫腫的，恐怕是長了針眼吧？心口處悶悶、重重

的。想一想，我大概是三點多才睡去的吧？我忘了，但我還記得，我又流了淚……。

洗了個熱水澡，換上衣服，背著沉重的行囊走向學校公車站牌。而度數不夠的隱形眼鏡，可憐地攤在我紅腫的眼球表面。我點了一滴生理食鹽水，順利坐上北淡客運。

公車上的人三三兩兩，或許該說，在清亮早晨、在該是上課時間的此時，會和我同方向的人不多。

翻開筆記本，在搖晃中吃力地用鈍鈍的鉛筆對抗不可抗拒的昏眩。

03/07 AM09:18 我離開家。

帶著我的軀殼，流浪去。

睡眠極度不足，倦暈的身體、隱隱抽痛的胃，在冰冷的體溫中持續清醒。或許心難得地空，我在相同的公車路線看見另個世界。

03/07 AM09:27 淡水的天空像柔軟的藍海，幾絲淡淡的雲安靜地伏著。這麼美麗的天空，讓我想起深愛的你，可惜我現在沒有底片拍下它。毒辣的陽光凶狠地植入眼，而我也只能屈服地閉上。

離開台灣好幾年的你是否看過淡水捷運站？它建築古典，沒有誇張炫耀輝煌的過去風光，承繼中國內蘊深遠的謙遜。一如你優雅的文筆，總能讓我獨自對著月光因你淺笑。

03/07 AM09:41 眯著眼，窗外綠樹像油上了層透明漆。你曾說過在四季如春的台灣，有個你想見的人。

而她正因你的離去，踏上流浪的旅程。

約莫十點七分，已身處繁忙台北街頭。

我在冷漠瞳孔瞥見自己相同冷淡，散一地的目光，無力收起。

錯過十點整的客運，買了份早餐，呆坐在候車處，讓車聲、人聲在耳間徘徊。幻想我和你什麼爭執也沒發生過。

03/07 AM11:05 遲來的客運，遺忘的心。

我無法立即到你身處的國度，只能到淡水南邊的嘉義，幻想能重溫你在澳洲海邊特意為我拍的照片。

「妳是海中的小魚兒，我是妳朗朗晴空。海天共一色，永不分離……。」你曾說過的話，我依然牢記心中。

03/07 PM12:35 看看時間，我竟不知不覺在車上睡了好一會。儘管沒有斜射的陽光擾眠，我想我依然會這個時候醒來。可不是嗎？對流浪人而言，睡眠是奢侈的。嘉義朋友說她下班前，我可以先到「東石」走走。你知道「東石」嗎？它是個靠海的地方。我已經無緣和你同看「海天一色」，但我還是想去……你會笑我太自作多情嗎？不，我想你不會的。你只會心疼我，心疼我的傻。

趁著還清醒，我撥了電話給大學學姊，想問她有沒有空晚上到台北車站載我回淡水。往返嘉義需要七、八個小時，天曉得我能不能順利回到淡水。星期五的課少卻重，更何況我也不願放任自己太過火。

03/07 PM01:04 學姊說她可能幫不上忙……我不禁要揶揄自己，連流浪也得如此費神思量。

03/07 PM02:02 我轉開寶特瓶，喝了兩口水。明白車子駛向南方，但我不知道窗外是何處。

我看見蔥鬱遠山鎮在一片無際的綠油油後，紅色頂小屋隨意點綴。典型的台灣農村景象。垂首遐想你國度的鄉野景色：盎然綠意，遠山依舊；綠草遼闊，羊群星羅棋布……。

收起筆，收起筆記本，我閉著眼喘氣。還不能哭……在見到海之前，不准哭。

無意義的堅持，無意義的流浪，無意義的……

無意義的心痛。

含了口水，讓它在口腔中停留。記得昨夜嚐到的淚不鹹，紅腫的眼此刻竟催討庫存不足。

哼著古老流行樂曲，我眨著極澀的眼，繼續紀錄這段旅程。

03/07 PM02:26 想發出點聲音唱歌，卻意外發現我竟喪失語言能力，像在口早已乾枯的古井轉著水葉，企圖挖出點什麼。

眼睛越來越模糊，不知是受正席捲台灣的沙塵暴影響，還是自己的問題，一切朦朧的不踏實。

在睡夢中聽見司機喊到嘉義交流道。勉強打開眼，我將東西收進我沉重的行囊。

下午三點零二分，我終於抵達目的地——嘉義。

經過一番轉折，我坐上往布袋港的客運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相信上帝竟是如此可愛。

03/07 PM03:11 匆促上車，司機告訴我，要去東石得在朴子轉車，於是司機建議我到布袋港去。我想我能理解，一名看似落拓、滿懷心事的女生，幽怨地告知對方想去海邊，相信任何有惻隱心的人都不太放心讓她單獨前往海邊吧？從嘉義市到布袋港需擲62元，身上只有61元零錢的我有些侷促。所幸司機挺為仁厚，沒有太多為難。當我收好票據，落坐車子後排位子，客運緩緩啟動。這時我才明瞭，原來司機不開車是為了等我。

一個普通的嘉義午後，卻無故添增一縷哀愁。

點點沙痕密集窗上，我看不清外頭景色。蒼藍的天空像一夜花白了髮，沉悶至極。

03/07 PM03:19 也不知為什麼，我想起「小王子」與玫瑰。今天我和小王子一樣開始流浪。突然領悟，心無歸處，一個人的旅行竟是如此寂寞……但我依然希望能找尋到我的玫瑰。

外套口袋震動一下。咬著筆桿，我掏出手機。

是同學璇發來的短訊。

「抱抱以及乖乖，散心可以，但做傻事不可以！我們都要快點恢復心情喔！」

短短幾個字，卻狠狠地用淚打濕票據。迅速崩壞的速度，我根本來不及阻止。

只能讓視線再次朦朧我，朦朧天與地。

還有，心痛的蔓延……。

顛簸的路，聳動的肩，交織昨夜情節的溯流。

昏沉。又是一陣昏沉。

壓抑聲音，我把頭埋入雙膝，讓眼淚輕輕墜落，不致干擾其他乘客。

等心情平復些許，車上的人只剩我和司機兩三人。

「到了。」司機回過頭喊我。「那不就是海邊了？」

勉強擠個笑，我下了車。

當我面對著一壁黑色高牆，間雜工程運作的聲音，不禁愕然。

緩緩爬上長梯，我幻想當年攀越柏林圍牆的人，希望在牆的那頭看見什麼？

03/07 PM04:27 我到了布袋港。不過我想這並不是我欲見的「海」。除了掃興船隻佈滿整個水面，僅見一層漂浮黑油。

原本哀悼、痛苦至極的臉，怔愣數秒後，在強風引導下，揚起個灑脫的笑。

我想，這就是人生吧？

用手遮擋視線，寸指間所見灰藍天空，不是熟悉的你。既然引我至此，定有神意。隨處閒晃。不久，朋友到了。

和朋友笑鬧拍幾十張站立海堤上的照片。我忘了該傷心，擺出千種姿態，開始揣測當你看到這些照片時，會露出怎般微笑？

朋友騎車送我到火車站。

車聲轟隆間，我聽見風旋、草鳴、不知名的墜地聲；我看見昏暗路燈拖曳著車影，以及我倆烙印柏油的倒影。

在吵雜人聲中，我們用微笑道別。

坐上火車，我停止所有動態，像絮從遠方飄來的蒲公英，輕輕地沾著椅子沉思。

03/08 AM01:29 在星也入昏沉的悄然中，我回到淡水，屬於身體的流浪已結束。

而心呢？是否也隨這趟瘋狂之旅，回歸我自己？

將筆在掌間轉了幾回，被動地重回引力懷抱。

如果，心也能如此，那該多好……。

2010/09/27